

你迟到了 许多年

原名《终有一爱》

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
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

金陵雪 作品

《大爱晚成》后
金陵雪

再献都市
暖爱救赎

刻意封缄的旧时光里，他是一抹不经意的掠影，
她是灼伤自己的星光，曾被爱摧毁的心，如何于尘埃中开出花来？

续写张爱玲×亦舒×张小娴

笔下「百转千回」的

一场注定汹涌的灵魂骚动。还记得
来，永不太迟——致所有

未再、李李翔
云五、网易原创

携千万读者
感动推荐

中国华侨出版社

你迟到了
许多年

金陵雪 作品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迟到了许多年 / 金陵雪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113-1374-4

I. ①你… II. ①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9016号

你迟到了许多年

著 者: 金陵雪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英 琦

封面设计: 红果书装

排版制作: 刘碧微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384千字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1374-4

定 价: 29.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 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001	第一章	小白领与精英
007	第二章	一山不容二虎
013	第三章	落有五分
020	番外一	《枪与玫瑰》
021	番外二	《枪与玫瑰》
024	第四章	《枪与玫瑰》
033	番外三	《No-face Man》（无脸人）
036	第五章	狼来也·第二日
045	第六章	精卫街·老饕门
049	第七章	Berjhen Win
055	第八章	爱丽丝漫游牡丹亭
075	第九章	庄生梦见小蝴蝶
087	第十章	在世界最北端呼唤你
096	第十一章	你有一条新信息
104	番外四	《野天鹅》
108	第十二章	有朋自远方来
118	第十三章	爱情，此消彼长
127	第十四章	爱情，有始有终

131	第十五章	新尾生传
139	第十六章	地球是圆的
143	第十七章	子欲养而亲不待
155	第十八章	它在你眼里
162	第十九章	逝
169	第二十章	两处别离
187	第二十一章	惊蛰
211	番外五	《卿可愿》
217	第二十二章	蝉过别枝
225	第二十三章	宁玉碎
234	第二十四章	芳邻的逆袭
243	第二十五章	十年生死两茫茫
249	第二十六章	君未娶，妾未嫁
262	第二十七章	为永贞小姐开车
271	第二十八章	惊变
284	第二十九章	永贞，永远
292	第三十章	终有一爱
306	后 记	



第一章

小白领与精英

格陵肖记牛肉面每天的营业时间是早上七点半至九点半，傍晚五点至七点半。名声在外，等位的永远比吃面的人多。

利永贞站在面摊前看手机，余光瞥见一人已经吃完离座，立刻伸出右腿钩来一把塑胶凳，添在旁边。

“有初，有位子了！”

肖记的欣欣向荣，带动了周边饮食业蓬勃发展。叫钟有初的小白领，正在隔壁摊位买无糖豆浆。

“来了。”

桌上有半份《鲜闻乐见》的娱乐版，利永贞折一折，垫在钟有初拎来的豆浆下面。

“快坐下。老板，来两份牛肉面！”

钟有初和利永贞并不是朋友关系。

她们怎么可能是朋友关系？钟有初是月薪四千的中级行政小白领，利永贞是年薪三十万的高级电力工程师。钟有初老家在距格陵两个小时车程的云泽卫星城，在格陵只能租住一套两居室，灯泡坏了要自己换，马桶堵了自己通。利永贞是格陵原住民，工作时住公司高级公寓，集中供暖；休息时回家，爸妈供暖。钟有初身高一米六五，穿中号衫、中号裤。利永贞是时尚“纸片人”，可以轻松穿下每一件衣服。钟有初旅游去青要山露营看星星，利永贞在大溪地买珍珠。

经济基础决定追求层次。钟有初为劳动节只放一天假郁郁寡欢，利永贞为去黄河科考站的唯一名额全力以赴。

利永贞一个月只放假三天，难得今天有空，约了钟有初吃牛肉面，还在膝头放手机翻看企划书。尽管忠言逆耳，钟有初仍出声提醒：“永贞，小心胃疼。”

利永贞一边往碗里加辣椒油，一边道：“我必须分秒必争。”

哦，对了！利永贞有宿敌——和她同为高工的封雅颂先生。钟有初没有见过这位封先生，利永贞直接用“一山不容二虎”来解释，简单明了。

人人皆可为难中级行政秘书，但谁会耗精力与她为敌？所以钟有初没有死对头。

吃完面走到街上，心满意足的利永贞伸出手来捏钟有初的肚腩：“哇，你这里的肉摸起来好软。”

利永贞常去变电站野外作业，有时也亲自爬上爬下，所以身形矫健；钟有初久坐办公室对着电脑，肉全堆在肚子上。

“哎，不要乱摸，我的懒筋正盘在这里。”

利永贞兴致勃勃：“这样吧，我们来制订一个运动计划——每天早上抽半个小时去晨跑。”

“晨跑？不适合我。”钟有初道，“嗯，说到睡觉，我昨天做了一个噩梦。”

“什么梦？”利永贞立刻无比羡慕，她总是一沾枕头就睡死过去，“你总是有梦可做。”

钟有初一晒：“我梦见好多人在室内BBQ（烧烤大会）。我站在烧烤架边，看见解冻的鸡翅血水滴到炭火上。门口的高凳上坐着一个男人，他穿一件左胸上有三道明黄色横纹的深红色衬衣，突然走过来向我求爱。”

“这场梦哪部分让你害怕？”

“那男人没有脸。”钟有初语气如常，听不出一点儿沧桑，“这不是我第一次梦见无脸人，我梦见过他和我赛跑，梦见过他手持国旗站在大使馆前挥舞——每次梦见他都会有大事发生。”

钟有初是格陵千千万万小白领中的一员。她毕业于一所专科院校，后进入百家信公司工作，起起伏伏，迄今已有八年。

百家信是董氏贸易设立于格陵的子公司，专营各类高档保安系统，远销至全球各地。其办公地址位于格陵滨江区区标——鼎力大厦第十八层，近可瞰海伦路，远可观百丽湾，风水极好。

时近中午，何蓉在即时通上喊钟有初：“有初姐，快来文印室救命啊！”

咋咋呼呼的何蓉是钟有初的徒弟，两年前刚到公司时分配在她手下学习。不出三个月，就因显示出惊人酒量被调到了总经理蒙金超身边工作。

“来了。”

何蓉正手忙脚乱，见钟有初进来，立刻将门掩上，大倒苦水：“梁安妮勾搭上九楼的一位设计师，很不着调！十一点就去吃饭，两个小时还不回来；谈晓月看医生看了一早上。还有这影印机，又给我闹脾气，只能一张张地印。”

说着她便挥拳咚咚咚敲下去：“时英姐说拍两下就会好……”

总经理蒙金超身边围绕着四朵金花：负责涂指甲油的梁安妮；负责煲电话粥的谈晓月；负责拼酒的何蓉和负责一切大小事务的丁时英。

女人总相信一切电器坏了都只要拍两下就会好，就像她们相信一切负心事骂两句就会雨过天晴。梁安妮是总部派遣来的高级秘书，在百家信地位超然，年年都是她陪同蒙金超回美国总部汇报兼旅游。可怜丁时英跟了蒙金超十五年，没有离开过百家信半步，劳心劳力，还被蒙太当众掴过两巴掌。吃了这么多亏，还常常被蒙金超骂得狗血淋头。

钟有初立刻动手帮她整理文件：“我们分工，抓紧时间。”

何蓉不愁工作枯燥，只愁没人和她八卦：“有初姐，你知不知道——四月份有个澳洲农场主订走价值六十万澳元的报警器，用信用证交易。”

她刚到公司搞不清楚什么是信用证，钟有初只好言简意赅：“信用证就是大人用的支付宝。”

钟有初边复印边道：“四月份澳币跌得厉害。”

“可不是，发货之后就一直跌跌跌，结算时利润少了百分之十六。公司今年流年不利，后来陆续有几笔出口生意都吃了亏。”

百家信实习员工在董氏上海分部洗脑，哦，不，培训时曾一再受到谆谆教诲——企业与个人的荣辱观、价值观、道德观要保持高度一致。

“人民币今年一直在升值。市道如此。”

何蓉恨骂道：“企宣部炒外汇的那几头白眼儿狼，一听说接了国外订单，即刻抛售手上的外币，还戏称蒙总是铁公鸡风向标。”

“总部哪里管这些，劈头就骂蒙总。”她又着腰，活灵活现地学大董先生在越洋电话里的语气，“不要解释，不要找理由！凡事找个借口就能解决？你，你，你不要做这个总经理了，你做梦去吧！”

大董先生一激动就有口吃的毛病，可见确实气极。

“更何况多张订单都是蒙总使尽浑身解数，不惜以本伤人，从求是科技手上抢来的。”何蓉提起“楚求是”这三个字简直咬牙切齿，“这年头，小赚即赔。楚求是明摆着是以退为进，设计蒙总。”

百家信自从前经理闻柏桢离职后，业绩一直未有起色。楚求是本为销售主管，闻柏桢的亲信，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闻柏桢离职，蒙金超上位，楚求是的地位变得十分尴尬，索性和蒙金超闹了一场，拉走不少骨干出来打江山。

“为表决心，蒙先生主动提出开源节流——哎呀，真该打，我说漏嘴。好吧，只告诉你一个，有初姐。”

何蓉是一员勇猛无双的八婆，她若说“我只告诉你一人”，那大可放心，不须惴惴，因为这事估计早已传开。

钟有初平静地说：“你说吧。”

“听说总部聘了雷再晖过来做事。”何蓉神秘道，“你知道他吗？”



啊，是令所有职场白领都闻风丧胆的骨灰级企业运营顾问雷再晖！

谁没有听说过雷再晖的大名？他有名得到了去哪里做事，哪里的工作效率就会飙升的地步。

据说在有些公司，如果手下磨洋工，主管只要威胁说“再不好好工作，我便请雷再晖来”，效果立竿见影。

那雷再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有人说他正当壮年；有人说他垂垂老矣；有人说他出身于下岗工人家庭，面目可憎，仇恨社会；有人说他是多国混血，风度翩翩，十分绅士；有人说他精算牌、司法牌、建筑牌、潜水牌、电工牌，应有尽有；有人说他高中辍读，全靠自学；有人说他阴鹭大伤，妻离子散；有人说他家庭美满，儿孙满堂。他出道十年，还在一团迷雾中。

当然，见过他的人都领了大信封。你总不能去问一个垂头丧气的人，请你吃炒鱿鱼的雷再晖，到底属哪类传说？

就好比你的牙医长得再帅，想必你也希望和他永不相见。

“哦，就是那个传说中——”钟有初故作正经，掰着手指一样样数，“可治小儿多动、挑食、夜啼、尿床的雷再晖？”

何蓉哈哈大笑，一边笑手上工作却有条不紊，显然是受过良好的文秘训练。这份功劳应当记在她的师父钟有初头上。

“可不就是他。他已经为总部制订了一套瘦身计划，甩除不少赘肉。前不久才出了秘一级MEMO（备忘录），我在梁安妮那里看了两眼——说是大董先生要退下去，小董先生仍在外放中。总部裁员百分之十七。营销和企宣两部合并，两个部长又都是元老级人物，眼看要闹起来，偏偏平稳过渡了。可见他确实有些本领。”

钟有初惊讶道：“不是吧？金融风暴已过去很久，怎么现在开始顶不住了？”

“近两年在风投那一块儿蚀得厉害——梁安妮说的。去年回总部，她和小董先生出过海。”

“雷再晖刚出道时就已经风传要请他来为公司瘦身，以前……”钟有初咳了一声，继续道，“年年都恐吓员工说寄资料给他，年年喊狼狼不来。管他来不来，做好自己的工作就万物升平。”

正说闲话，丁时英出外勤回来接手，赶她们两个去吃饭：“年轻人吃饭要定时定点，长命功夫长命做。”

丁时英今年三十六，打扮得却像四十六。

“时英姐，公司是不是真要请雷再晖来做事？”

丁时英不以为意道：“行啦！年年喊狼狼不来。管他来不来，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工作，万物升平。”

“嚯！刚才有初姐也这样说。”

丁时英便抬头望了钟有初一眼，后者正低头去按影印键。

钟有初入职时是丁时英带她，至今八年了。八年里出了多少跌宕起伏的事？一件就已刻骨铭心。丁时英记不起自己八年前恨嫁的心情，而这妖女还是当初刚入公司的模样。

有一次，她在公司聚会上多喝了两杯，坐在昏暗的包厢里，用那有些斜视的左眼嘲弄地看着自己的师傅：“时英姐，人人都说你 and 蒙金超有一腿……依我看不见得。你的困境，只怕比做小三更惨。为什么说单身女人可怜，总觉得是被一个情字套牢的。真浅薄。”

她原来神清目明！那为何又非要在这低眉顺眼套中人的假象？

“做好自己的工作——我总嫌这话老套，但打了这几年的工，愈发觉得受用无穷。”何蓉老气横秋道。

丁时英与钟有初双双一怔。“做好自己的工作”曾是闻柏桢的口头禅。

闻柏桢在百家信做老大时，常穿各色针织毛衫办公，墨绿、藏青、浅灰、砖红、杏黄，内衬万能白衬衫；现在蒙金超做老大，每天打红色领结，穿黑色双排扣西装，挺胸收腹。闻柏桢长了一张清秀窄脸，眼睛细长，猿臂蜂腰，就连拿文件从办公室走出来叫人影印的姿态也很认真；蒙金超眼泡总是肿的，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苍蝇停上去都会跌倒。闻柏桢说话语速较慢，声调偏沉，发音特别，从来只说一遍，强大的压迫力令每个人必须听懂兼做到；蒙金超说到激动时声调会不自觉地升高，像一根尖锐的铁丝，串着两三个英文单词，例如“我办公室的view（风景）一定要很好看，要有fantastic（极好的）的sunset（日落）”——当然后来因西晒得厉害，又换了房间。闻柏桢笑时会先略低一低头，唇角微微一挑——批评也淡淡，鼓励也淡淡；蒙金超无论什么情况下笑起来都是一嘴的四环素牙争先恐后往外“龅”，显示热络。闻柏桢在时，百家信的产品曾远展至英国的世界博览会，受过特别行政长官表彰；蒙金超天天和销售部开会，业绩也没有上升迹象。业界都叫闻柏桢“闻狐”，叫蒙金超“懵懂”。闻柏桢过生日，全公司自发凑钱，由钟有初去买一件竖条纹彩虹色的名牌马海毛针织毛衫给他；蒙金超过生日，梁安妮直接扣全体员工当月工资的百分之五作派对用途。

一朝天子一朝臣。闻柏桢的高级秘书是钟有初，蒙金超的高级秘书是梁安妮。

钟有初和何蓉去茶水间热饭，看见桌上放着一碟吃剩下的肥肉。

何蓉使劲嗅两下：“席主管熏的腊肉，闻着就有食欲。”

钟有初将肥肉倒掉，整理台面：“真应该去开馆子，每年做四十斤腊肉，被我们免费吃掉一半。”

一会儿，技术部的李欢也来泡方便面。何蓉问：“李工，怎么这样晚？”

“刚从客户那里回来。”李欢是个身板单薄的小白脸，长一脸青春痘，说话时眼神总是闪闪躲躲，站在那里拆调味包时腿不自觉地一直抖，一直抖。



你迟到了
许多年

006

何蓉好心道：“你可以在外面吃点好的，算工作餐，拿发票回来报就可以。”

“吃泡面长生不老。”李欢这样回答，端着泡面走出了茶水间。

何蓉耸一耸肩：“怪人！有初姐，我们刚才说到哪里？有初姐？”

哎呀，钟有初暗叫不妙。她刚打开电视调到新闻频道，屏幕上正播出雪龙号第五次远航北极的专题节目。此次科考汇聚各省各地选拔而来的精英人才共五十三位，整整九个月待在地球最北端进行大气、生态、物理等多方面科考工作。

“来自格陵特别行政区的封雅颂工程师将对中国北极黄河科考站的整体电力系统进行维护和升级，务求为科学家提供更好的研究环境。”



封雅颂和利永贞吵了起来。封雅颂手下的一名女工程师兰宁在变电站工作时遇到失火事件，没汇报完调度居然撒丫子就跑。调度得不到具体失火间隔器编号，不得不整体拉闸，导致整个变电站全部停电近一个钟头。

在处理方案上，封雅颂和利永贞产生了巨大分歧，分管生产的总工程师屈思危不得不出面干预。他的助理小单跑到电力一课来的时候，两人正在互骂女权斗士和沙文猪。

“封工，利工，总工叫你们上去。”

到了屈思危面前，两人继续你一言我一语，上演刀光剑影。

小单刚参加工作时就听说这两位高工吵架是家常便饭，但他们在此事上所持的立场让她大吃一惊。

封雅颂并没有护着手下：“师父，我记得你第一次带我们下电站，第一个指给我们看的就是灭火器的位置，第一个学的就是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我认为连这都记不住，那就趁早滚蛋，不要连累大家。”

利永贞反而为兰宁说话：“师父，有人运气好，一次事故都没遇到过，说大话气都不喘。兰宁出事的变电站条件很差，迄今使用的还是干式TA。与其追究，不如反思。”

“如果出了事只晓得跑，为什么要入这行？一旦整个变电站爆炸烧光，牢饭够她大吃一顿。”

“兰宁已经交了检查，扣了奖金，勒令做心理辅导，何必百上加斤？”

“我从没有要求组员野外作业要当烈士，但分内的事情总该做好。兰宁的性格优柔寡断，不适合这一行。”

“你这是性别歧视。”

“你可算说出心里话了。”屈思危就知道兰宁只是个幌子，“小利，派小封去北极，算不算性别歧视？”

封雅颂立刻盯住利永贞从不会说谎的眼睛。他的瞳仁很黑很亮，聚精会神盯着你的时候便生出两个黑洞，好像要将你吸进去。

利永贞还以白眼。她一双眼睛黑多白少，翻起白眼来又毒又狠。

“小利，我承认，你的计划书写得确实比小封好，所以局里派你做远程支援。但是，上级之所以不派你去北极，主要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记得吗？”

封雅颂瞥了利永贞一眼，又转向别处。利永贞面挂冰霜：“我记得。”

“你记得，就想办法改进。”屈思危和起稀泥，“小利，下次有去长城站的机会，我优先考虑你，再接再厉。”

利永贞已失一城，负隅顽抗：“那兰宁的事情怎么办？”

“按章程来做，停职半年，复职后交给你来管——小封，你有没有意见？”

“合情合理，有据有节。”

“小利呢？”

“我没问题。”

利永贞和封雅颂从总工办公室一齐退出来，一齐进电梯。

他们两个在中学地理课上就已经对极地心向往之，渴望和冰天雪地亲密接触，亲身体会极昼、极夜、极光，冰原、冰海、冰川。“利永贞，十年后去极地旅游一定不是梦想，我们一起去！”彼时封雅颂这样忽悠比他小的利永贞。

“说好了，别不算数！”彼时的利永贞还有婴儿肥，双颊粉红，好像一枚小桃子，“我要去看开在北极熊粪便上的小黄花！”

言犹在耳，今日，他们却成了一对针锋相对的冤家。

封雅颂抱起双臂：“利永贞，就你那小身板儿，一阵风就能把你吹跑。”

利永贞剔起指甲：“别太嚣张，你不过是靠体型优势。”

其实封雅颂也不是五大三粗。他生得周正，做学生时皮肤白净，眼神纯真，手长脚长。工作这些年，风里来雨里去，职位升高，身上的肌肉也一块块都练了出来。皮肤变黝黑，眼神变锐利，因为毛发旺盛，索性在唇上留了淡淡一层胡髭，鬓角也留长，变成雅痞一个。

封雅颂曾为这层俏皮的胡髭非常得意，捎带着连桃花都旺了起来。只有利永贞不以为然，她一向认为世上只有一个男人留胡髭好看，那就是克拉克·盖博，其他人统统是东施效颦。

他见她不受激，偏偏还要来挑衅：“嚣张？是谁嚣张到从我的计划书里偷概念？”

“是我又怎么样？”利永贞冷冷道，“我向来敢做就敢认。”

好个敢做敢认！封雅颂怒从心生，想到她一贯如此，把他耍得团团转，一挑眉，正要说点儿什么，电梯门突然打开，露出小单的脸庞。

“总工叫我按电梯。你们都到四楼，对吧？”小单利落地按了键，在电梯门再次关上，她终于好奇地问，“电梯半天没动，你们都没发现？”

两人均不理她，电梯终于开始下降。

为了庆祝封雅颂即将代表格陵电力去北极作业，同事们准备给他办个派对。利永贞一口拒绝，理由是要陪亲戚。封雅颂没有强求，反而是其他与利永贞交好的同事劝了几句：“什么亲戚呀，少陪一晚上有什么要紧。”

“大姨妈。”利永贞面无表情，转头就给自己的“大姨妈”发短信，“有初，你出来，我请你喝酒。”

钟有初下班后急忙赶到永生百合：“那么多酒吧，为什么约在这里？”

永生百合是只招待女宾的酒吧，在格陵夜店中数一数二，也有许多艳史流传坊间。闻名不如见面，一眼望过去，舞池中美女居多，也并非都做中性打扮，很多娇俏的小女人，质量比普通夜店高了不少一个档次。

“他们为那个浑蛋庆祝，不知道去哪家，我不想和他们撞到一起。”

利永贞素来出手阔绰，给招待的小费都是百元大钞。那招待长长的茶色头发遮住了半张脸，露出来的半张妆容精致，胸前铭牌写着“昭佩”二字，用了徐娘半老的典故。

钟有初伸脖看他摇曳生姿的背影：“伪娘？”

利永贞点头：“这家店里所有招待都是男人。”

钟有初哇一声：“现在真是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的年代。”

“我对伪娘非常有好感。Y染色体脆弱易变异，从进化角度来说，伪娘才是适应了生物圈优胜劣汰的高级生命体。”利永贞鲜少文绉绉地发牢骚，看来这一役封雅颂伤她极重。

“我能力哪里差过他？只因为他是男性，便得到更多机会。五十三名科考队员中，有二十三名女性，难道个个过百磅？竟拿这一条卡我。”

利永贞往沙发上一靠，跷起左腿。若论长相，她的五官分开来看都是精品。大眼，挺鼻，薄唇，桃心脸，组合起来像时尚杂志封面，花团锦簇，但没有女人味，便索性穿裤装，干净利落，英姿飒爽。

“实在不服！”

钟有初劝她：“继续努力，还有南极可去，至少你的计划书写得比他好。”

一杯色彩缤纷的鸡尾酒突然摆在利永贞面前：“两点钟方向的绿眼女郎请你喝。”

利永贞正心情恶劣，顺手一推，没承想酒杯自己倒了，酒洒了一桌：“什么玩意儿——有初啊，我向你忏悔，我确实偷看了他的计划书。放假前一天，他急着去约会，将计划书草稿放在台面上，我用手机照了下来。”

“你请我去格陵大吃牛肉面，还分秒必争的就是他的概念？”利永贞痛快承认，钟有初觉得可气又可笑：“我真想见见这个封雅颂，如何令你输不起。”



利永贞澄清：“不是封雅颂令我输不起，实在是这个机会太难得。说什么去南极优先考虑我，不过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我才不上当。算了，不说我，越说越没劲。你这两天怎么样？”

舞池里的灯光不停旋转，投射到钟有初身上，光怪陆离：“还不就那样——有人办公室恋情曝光，有人闹分手，有人休产假，有人派喜帖。人力钩心斗角，企宣明哲保身，销售锦上添花，库管落井下石，营销挑拨离间，技术隔岸观火——总而言之，有人笑，就有人哭，有人来，就有人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自岿然不动。”

“做得不开心就辞职嘛，外面有广阔天地。”

钟有初摇头。她一年四季都穿过膝裙子，再热的天气也要配上长袜，双腿并拢，小女人模样。

“董氏贸易毕竟是百年老字号，旱涝保收，应该有我容身之地。”

利永贞痛心疾首：“年纪轻轻，不思进取。你毕竟……”

钟有初赶紧扯开话题：“永贞，格陵有没有一条精卫街？”

“你是说电视台前的经纬大道？”利永贞挑起眉毛，“我是格陵活地图，问我没错。”

“不，精卫填海。精卫街138号。”

利永贞在格陵土生土长二十八年，从未听说过一条精卫街：“怎么突然问这个？格陵绝没有一条精卫街。”

钟有初无奈公布这次的梦魇：“我又梦见无脸人，他说他住在精卫街138号。”

夜色已深，利永贞和钟有初两人走出酒吧，准备到马路对面去坐车。利永贞突然被人从背后大力推了一把，险些冲出街去，幸好钟有初拉住她。

“跣什么跣？竟然泼我的酒。”寻衅者戴着一副绿色隐形眼镜，身上传来浓重酒味，“请你喝酒是看得起你。”

利永贞冷冰冰地掸去身上灰尘，觉得翻她白眼都浪费。钟有初不欲纠缠，拉着利永贞就闪。绿眼女郎以为两人示弱，立刻扯住钟有初一缕栗色卷发：“不许走！你算什么东西，和我抢honey。”

“喂，发什么神经！”利永贞大喝一声，将绿眼女郎的手扯开，“你再敢动手动脚，我就叫警察过来。”

绿眼女郎索性抱住利永贞的腿，往地上一坐，使出千斤坠的功夫：“那才好呢，大家来评评理，我哪一点儿不如这个小妖精？”

利永贞拔不出腿来，踉跄跳了几步，简直哭笑不得，只能感叹人一旦倒霉，呼吸都呛喉：“喂，小姐，请你行行好，我和你一无宿怨，二无新仇，纯粹误会。”

绿眼女郎也不动粗，光是涕泪交流，全部揩在利永贞裤子上：“哪有那么多误会！

你们这些冤家，都爱找借口。”

“有初，你先走，不要管我。”利永贞将钟有初往外直推，“我会处理。”

围观者认出这绿眼女郎是永生百合的常客：“哎呀，这不是那个动不动就请人喝酒的花痴吗？专门寻陌生人争风吃醋，被她缠上可不妙。”

恰巧封雅颂和一班同事正从“暂停”散摊儿出来。酒吧门口有人寻衅滋事很常见，他见主角竟是利永贞，已经大踏步过来意欲解围，谁知凭空里炸出一声娇喝。

“喂，你给我抬起头来！”

绿眼女郎泪汪汪地抬起头，看见那女人已经移到最近的路灯下，映出一张顶顶标准的鹅蛋脸，瓷胎似的皮肤，一对水汪汪的丹凤眼，两颗荔枝核似的瞳仁，眼角上掠，似娇似嗔。美中不足的是左眼的眼珠子有点儿斜，从那又浓又密的睫毛下，出神地望着你的时候，就看出来了。

正是这一点缺陷美令她妖冶动人，现在又竖起眉毛，戳着手指开骂，声音里一股无比骄蛮的气势：“小姐，你哪一点儿比得上我？”方才窝囊无胆的钟有初不慌不忙，从手袋里摸出一面小镜子，慢慢整理被扯乱的发丝，又“啪”一声合上，“没泼到你脸上去，已经留了面子。”

短短两句话，她眼波流转数次，声调逐着眼波，眼波逐着发丝，抑扬顿挫，婉转风流，说不出的恶毒、不屑、讥讽和轻蔑。这摆出的架势已不是刚才生怕惹事的钟有初。她动作极自然，真正是名妖女，步步生春，款款上前，将利永贞的手一牵，又瞪一眼那绿眼女郎：“还不松手，想抱到天长地久不成？”

绿眼女郎见她这架势，一时僵住，泄了气。又有相熟的吧友从永生百合出来，将她连哄带骗地拖走了，走前还不忘礼貌地对利永贞和钟有初道歉：“她就欠人削一顿。多谢多谢！两位，不如交个朋友，有空一起出来玩儿。”

封雅颂退回去，目瞪口呆地望着闹剧谢幕，心底仿佛有什么坍塌一般。有同事唧唧喳喳，激动万分：“原来利工喜欢女人。”

“她这款确实受欢迎。”

封雅颂觉得刺耳，即刻喝止：“再乱讲，明天统统下电站！”

利永贞问钟有初：“你那样激她，不怕她跳起来打人？”

“你看她先打我，又缠你，典型欺软怕硬。”

“太冒险了，要是唬不住她……”

“利永贞！”封雅颂见她们居然不错眼，唧唧喳喳说笑着走过自己身边，不由得出声喊住，“你的朋友？怎么不介绍给我们认识认识？”

利永贞这才看见封雅颂及一大帮同事。他在黑夜里穿了一身黑皮衣，兼皮肤黝黑，轻易看不出来。看免费的热闹这么久，竟然也不出头：“哦？你们也在这里？这是钟小



姐。这些都是我的同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等。”

钟有初落落大方地伸出手来：“你是封雅颂工程师吧？久仰。”

封雅颂对她明显疏离，但仍持礼貌态度：“这个久仰，只怕不是什么好名声。”

利永贞低声道：“和他废什么话。”

钟有初对整班持暧昧眼神的观众解释道：“刚才只是想办法脱身而已，大家不要太入戏。想追利工的，不要胆小。”

她缩回壳中，变成那个平淡无奇的小白领，方才惊鸿一瞥的美艳全部烟消云散。但演得太逼真，封雅颂心中仍然持有怀疑，于是招呼利永贞：“喂，反正我们这边也结束了，正好一起拼车回去。”明天他们两个轮休，要回去承欢膝下、彩衣娱亲了。

利永贞看了看钱包，不得不答应。倒是钟有初好奇道：“你和他一起回去？你们住得很近？”

封雅颂觉得有趣，于是抢在利永贞之前回答：“钟小姐，难道利永贞没有告诉过你，她是我的芳邻？”